

苦難菩薩的笑容

記河北省冬令發放

文／曹汶龍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神經內科主治醫師

這次河北井陘冬令發放活動，是慈濟基金會集慈善、教育、文化三合一的行動。北京只有八位委員，承擔這次總籌畫運作的工作。第一次的任務，從沒有經驗中，學習成長。她們的家人，還有會員們，秉持著人溺己溺之不忍悲心，全力協助八位委員達成任務。

許多師兄是第一次參加慈濟的活動，卻表現出愈做愈勇的獅子精神。北京的慈青看見慈誠爸爸懿德媽媽及慈祥的師姊們精進的工作，也都被帶動的如活潑的羚羊，穿梭在工作及人群中。

皆山慈濟中學的校長、老師、學生更是合作無間，搬麵粉、提沙拉油，扶著老爺爺、老奶奶回到車上。村鎮的幹部們幫忙領物資(有的村在山上，路被雪封了，下不來；有的殘疾智障無法行動)。在零下三度的寒冬，大家互道「感恩」、「謝謝」，一開口就一團白霧，整個會場就籠罩在歡喜感恩之中。

大家對這次發放都是生手，鄉親一個



圖左為曹汶龍醫師

個排了好長的隊伍，物資一包一包堆的好高，我們要在三個小時內發完，大家秉著一個信念——「上人的悲心」，把合心、和氣、互愛、協力的精神發揮地淋漓盡致。

寒風吹在臉上，心卻是暖的，嘴上掛著笑容，說著「大叔、大嬸，過年好啊！」鄉親們也笑了，最美的笑容就在當場展現。

這次的出團，我稱之為「放生團」。將我們這一群生手，放在寒冷的山區，面對著一長隊現苦難「相」的菩薩，完

成了菩薩交給的使命，從作中找出信念，從信念裡培養慧命。

這次出門帶著PDA，看到什麼，想到什麼，隨手就記下。一路上看到好多菩薩身影，寫下來，也亟與家人分享。礙於篇幅，以下僅摘錄片段與大家分享。

一月十三日，清晨四點五十分在台北分會集合，德勤師父派我掌旗，走在最前頭，接著是德勤、德勳師父併排，隊伍浩蕩長。德勤師父在身後輕輕指示「路要走直」，遇到轉彎我就轉直角，隊伍的威儀就出現了。沒想到這次出門第一件事就是學走步。

到達北京，出了太陽，氣溫四度，比昨天回升三度。北京的師兄姊在機場熱烈歡迎，都說我們把溫暖帶來。整隊步行五分鐘到曾芸姬師姊辦的幼稚園進行北京培訓課程。路上寒風刺耳，我們還是精神抖擻。

一月十四日，車外零下一度，路旁積雪，白楊枯林下覆雪，朝陽從地表面露出，嫩紅可愛。太陽上半面慢慢發亮，加上一點霧，好像嬰兒剛睡醒對著你微笑。楊棟樑師兄情不自禁拿出相機拍攝，他的嘴角展露出喜悅的光芒。

上午十點二十五分到井陘，看見三五零二被服廠的看板，一九九六年的發放物資有一部分就是這個工廠做的。就地取材、用於當地、帶動生機，這就是慈悲。

一月十五日，北京的陳耀光師兄，調度板車、搬著麵粉，在零下三度的氣溫

下全身大汗，脫下雪衣繼續工作，還大聲的問候鄉親；英風凜凜，悲心滿滿。晚上吃飯時，因為曬了一天的太陽、又凍了一天，陳師兄的臉變得紅咚咚的，眼睛露出一點累又滿足的光芒，讓我看見一張最美滿的臉。

一月十六日一早起風，更冷。因為昨天已有經驗，一個上午就發放完畢。在發放現場，鄉親們天不亮從老遠趕來，有的瞎了眼、斷了手、缺了腿，臉上皺紋深，手掌繭子厚，這就是菩薩示相，啟發大家的悲心。鄉親們開口笑著，好像傳遞上人的讚許，心中暖洋洋的。

幾天下來，法喜充滿，腰也酸了，這是一種「快樂的疲憊」。看見北京師兄、師姊仍然精神抖擻，帶動手語。我也領著大夥扮著牛頭跳著「拉車向前行」。晚會結束時，大林慈濟醫院核醫主任王昱豐醫師突然流鼻血。他自嘲的說：「是那位師姊讓我噴鼻血？」用了好幾張衛生紙才止住。這幾天他最賣力，也許是剛受證為慈誠，搬起麵粉特別起勁，又跟著我扮另一隻牛頭，帶著隊伍又唱又跳。慈濟人做慈濟，越做越賣力。

發放完，在井陘回北京的路上，天黑黑的，大家也累了，我緩緩唱著：「普天下沒有我不愛的人……」似乎我的歌聲感動了吳啓明師兄，只見他打電話給孩子說：「爸爸愛你。」可愛的慈濟人，智慧的慈濟人，成長的慈濟人，我很歡喜進了家門。



「井陘」 被歷史遺忘的地方

河北省冬令發放隨享

文／王昱豐 大林慈濟醫院核子醫學科主任

春風不來，三月的楊柳不開
曙光不現，枝頭的曉燕不啼
愛是心底萌發的光苗
似穿透烏雲的陽光
照亮每一個需要的角落

「井陘」，一個被歷史遺忘的地方，是這次活動的主要發放所在。雖然「背水一戰」、唐朝時的「安史之亂」、到對日抗戰時之「石家莊戰役」，歷史課本中常常跳出這麼個名詞，然而那對我們的記憶是遙遠的。

事實上，位於河北與山西交界、太行山山腳下的這個古老縣份，居民的生活卻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困苦。由於地屬黃土高原，農作生產極少，煤礦是主要經濟生產，整個井陘的空氣中始終瀰漫著細細的煤灰，而九六年的賀伯風災，更直接重創了這個原本貧瘠的土地。可是鄉親們並沒有被打倒，他們從慈濟人的手中接過物資，建立學校，再無怨無悔地重建了自己的家園。十年後的現



在，慈濟人再回到此，黃土依舊，空氣中的煤灰不改，然而鄉親堅毅和純樸的風霜也絲毫未減；如果說，十年前我們在他們最艱苦的時候為他們帶來希望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是穿透烏雲灑下來的陽光。

此次河北的發放以井陘為主要地區，包括小作鎮、南障城鎮、微水鎮、及天

長鎮周邊共十七個城鎮，三千八百九十三戶，計約一萬餘人次。在發放活動中，我是負責麵粉發放的部分，每當鄉親以他們樸實的笑容，回報我們一身的麵粉時，我常常羞愧的低下頭，不因為我的衣服是髒的，其實最讓我難過的是他們一雙雙厚實的手，風霜所刻劃的痕跡，毫不掩飾地傳達出他們生活的困苦。然而，我們僅僅一個擁抱，一聲「大叔好！」便輕易地得到了他們滿滿的歡欣，我們該如何再去膚慰呢？事實上，我們所能給予的物資實在有限，也僅足鄉親過一個年。

然而在物資以外，我們所帶來更多的是老人家對生命的冀望。在最嚴寒的冬天，有著最溫暖的愛；在最黑暗的角落，有著持續發光的能量。我在想人心的感動到人心的付出，到存同除異的接納，世界本身就是一體，當人人心中愛的一點火苗燃起，聚積沈積，就能照亮全世界，就能讓每個人都不再孤寒。所做不多，所得甚大，我們更該努力。

若要問我從這次的發放中得到了些什麼？我想除了感動與感受外，我學到了尊重。原來「施比受更有福」並不是教科書中的一句話，它除了應用在生活外，也存在著許多行動上的智慧：發放的本身並不只在於作善事；要論發放，最有效率的作法可能是要各鄉鎮造冊，由鄉鎮派人直接領取物資回去，再請各戶人家過來領取；然而，這樣的作法，付出的人並不會由此得到感動，而受施

的人也不過是得到了些衣物過冬罷了。唯有直接面對面的接觸，才是傳遞情感、真情付出的行動；施予者並不是高高在上的善人，受施者也並非屈躬的接受。在發放的現場，當活動結束，鄉親們領著物資歡喜回家，我們還要將環境整理乾淨，還原一個未發放前的空間。

其實，不單只在發放過程的膚慰或問候，我更知道，在發放之前，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愛心在完成前置的探勘、造冊、物資運補、或接運等等，數都無法計數的繁複作業；而我們所扮演的只是在台前將台詞唸完的角色，其實更該要感謝的是幕後累計的愛心。

人世間有許多樣的人，有人始終在幫助人，有人始終在接受人家的幫助，也有的人是既不幫助人家也不接受人家的幫助。那麼我們到底應該作哪種人呢？上人告訴我們，慈濟人是幫助別人成為能幫助別人的人。事實上，在這次的活動中，除了我們外，還有當地許多皆山慈濟中學的老師和學生參與其中，當他們由羞澀到能自在地協助別人。我知道，我們的種子已經灑下，也許要五年、也許十年、也許更久，但是這些種子會萌芽、會新生，當善念發起，我們也都從中得到了自在。

走筆至此，我回首細想慈濟情，從每個伙伴全身的麵粉與疲憊的身軀，我卻看到一顆顆耀然的心，感恩上人的智慧與慈悲，這樣的收穫將成為下一個「愛」的發願。

